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第八回 過大河鐵牛救老者 定巧計楊方扮新娘

時長青、花雲萍和唐鐵牛葬埋了宋萬年的屍體之後，辭別了楊家的哥倆，準備回前敵擊。這時候，楊方站起來，跟自己的哥哥說：「大哥，我跟他們三個人一起去吧，到前敵兩軍陣給宋萬年報仇，找『神力牛』算帳！」

楊俊哪，眼圈紅了：「二弟，你哥哥我就不想到前敵給萬年去報仇嗎？雖然我們跟萬年在一起相處時間不算太長。可是我們的感情深厚哇。從宋世公老人家那論，我們和萬年是叔姪相稱，可是他又是咱爹代收的徒孫，與我們年齡相仿，我們又弟兄相稱，親如手足哇！這件事情不能叫咱爹知道，咱爹知道，他的病重非死了不可呀，楊方，你不能去。」

「大哥，我一定要去！」

「那好吧，既然要去，大哥我做主，到前敵上，不可小看『神力牛』。據說他力大無窮，武藝高強，殺法驍勇。兄弟你勝敗如何，也得早點回來，省得我著急。因為你年齡還小哇。哥哥我掛著你。」

「大哥，就這麼辦吧，好，三位，咱們一起走吧。」

楊方身上帶著鏈子鞭，到外頭也上了馬，跟隨他們三個人，還有幾名軍卒，趕著大車，離開了連雲縣，就直奔前敵上來了。他們走著，離著鐵甲關不太遠了。前面呢，有一道河。唐鐵牛一看哪，有個老頭哇，踩在一塊石頭上，在那要跳河。滿臉的淚水，嘴裡還叨咕什麼……可聽不清。「哎，吁！」唐鐵牛把馬就勒住了。正這工夫，一看老頭，「撲通！」跳下去了。

唐鐵牛說：「壞了，你們哪個軍卒會水呀？快把那老頭給我打撈上來，咱們不能見死不救哇，碰上了，就得救人哪。」

下去兩名軍卒，把老頭給打撈上來了，拖到岸上來，嘴裡的水給控出去，把胳膊也窩過來，腿給圈回來，撲拉前胸，捶打後背。唐鐵牛呢，早已下了馬了，楊方、時長青、花雲萍都圍到這個老頭的跟前，唐鐵牛呢，矮老婆高聲，在老爺子耳朵那直喊：「老頭，睜眼，老爺子，快睜眼吧！」

這老頭哇，真甦醒過來了，「哎呀！」老爺子呀，用手一揉眼睛，慢慢把眼睛睜開，一看眼前站著唐鐵牛，把老頭嚇了一跳。

「哎喲，打鬼！打鬼！」

「真驚扭，你看我把你救了，你怎麼還打鬼呀？我是人，大晴天白日的，哪來的鬼呀？啊？」

「你是哪位，你不是陰曹地府的大小二鬼呀？」

「咳，哪有鬼呀，我是宋朝的將軍。」

時長青說了：「這是宋營裡的將軍叫唐鐵牛，我們幾個人全是宋將。」

老頭一聽到這趕忙起來了，給他們磕頭哇。

「幾位呀，我剛才多有昏犯，我不知道，我給您磕頭了。」

「老爺子，起快來，起來，起來，不知者不怪罪嘛，老頭哇，你為什麼要跳河呀，姓什麼叫什麼，有什麼為難的事情啊？」

「將軍啊，我姓白，我叫白好善，我有個女兒呀，叫白素貞。我們家攤了事。」

「什麼事呀？」

「唐將軍哪，自從交趾國一侵犯中原，聽說最近來了一個皇太子，這小子叫哈雷呀，這是個好色之徒，附近村莊老百姓家的少婦長女呀，被他們搶去的多了。聽說烈性的全被他給殺了，一般的軟弱的也就被他全給糟蹋了。他呀，也不怎麼聽說我女兒長得不錯。我女兒呀，都有了婆家了，秋後就完婚了。他們番兵到我家送信來了，說今天晚上啊，要把我姑娘接去成親，要是不去呀，就殺我全家滿門不可。我女兒怎麼也不去，她說了，他要來搶我呀，我立刻就上吊。我老伴就這麼一個女兒。我還沒兒子，我們老兩口子今年五十多歲了，把我女兒視如掌上明珠，我老伴哭得死去活來：「丫頭要是死了呀，我也跳井。老頭哇，你就不能給我個辦法嗎？」你說我窩窩囊囊的，我有什麼辦法可想啊？我呀，沒有辦法，就出來了，來到河邊這，我來回溜達了幾趟，前思後想，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了，我只好一死了之吧。我就跳河了，這不是，你們把我給救了。就是這麼回事呀。我們家呀，活不了啦，你救了我呀，就如同害了我一樣。」

「不像話，我們把你救了，怎麼還害了你？」

「不是呀，你們救了我，我還得死，我還得跳一回河呀。」

「我是宋朝的將軍，你不相信我嗎？我保住你全家的性命，我救你女兒，你還死嗎？」

「噢，你能救我全家的性命啊？」

「你老頭糊塗啦，我是將軍，我說了還不算嗎？」

「那我給您磕頭嘍！」老頭嘣嘣嘣直磕響頭。

「哎呀，老爺子快起來，起來起來。」唐鐵牛一想啊，這個事是非管不可啦。唐鐵牛立刻告訴幾名軍卒：「趕著大車回營去，稍帶著把我們這幾匹馬也帶回去，跟阮元帥說，就說我們隨後就到。」

「那好，那我們回去了。」

這幾名軍卒趕著大車帶著馬，他們走了。

唐鐵牛說：「白員外，你家在哪住哇？」

「我家就在前邊那個村子。」

「那好，你頭前帶路，我們跟你到你家裡盤看看。」

時長青、花雲萍、楊方、唐鐵牛跟著白老員外，就來到了他們這個村子。到了老爺子大門口外，唐鐵牛一看這片房舍，這一定是當地的一個富戶。一看大門關著，老頭趕忙上台階敲門。「梆梆梆」：「開門哪！」

「誰呀？」

「是我。」

家將把門開開，「來，幾位裡邊請。」

白員外把他們幾個人帶到了客廳裡頭，先給獻茶。老頭把臉上的淚水擦了一擦：「幾位呀，天到這時候了，該吃點飯了吧？」

唐鐵牛哇，還真覺著肚子有點餓了。「行啊，我們先吃點飯，一會兒幫你想辦法。」

老頭說：「剛才呀，我們家吃了一頓散伙的飯，把些雞都宰啦，炒了不少雞蛋，烙了點餅這陣呢，也不能給你們準備別的了。」

「咳，老頭，也別客氣了，有什麼算什麼吧。」

這時候，酒飯端上來，唐鐵牛說：「我們不能喝酒，吃最飯，還得辦事呢。」

唐鐵牛真餓了，他拿起一大張餅來，卷了些雞蛋，象手巾把似的，一大口，一大口。這個吃呀。因為這幾天，唐鐵牛也沒吃好飯了。今天他用開腮幫子，打開套裡間，連吃了好幾張餅，唐鐵牛撐的，把肚臍眼都撐翻起來了，眼兒一一直打飽嗝，行了，吃飽了。這哥幾個也吃完了飯。碟子碗盞撤了下去。

「幾位呀，嗯，咱們這麼說，你們能救我呢更好，要是實在管不了啦。你們就走你們的。我，沒有怨言哪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老頭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裡吧，來，咱們幾個人得核計核計，我說白老員外，番兵他們得什麼時候到？」

「他們搶親哪，嗯，他是晌午前給送的信，說晚上來。」

「嗯，哈雷親自來嗎？」

「聽說搶親他自己不來，派番兵來。」

「派番兵來，」唐鐵牛眼珠一轉悠，哈雷不來。我們不能在這跟番兵打，得到鐵佛寺去打，為了殺「神力牛」嘛！唐鐵牛說：「為殺『神力牛』，就得到鐵佛寺，要想到鐵佛寺，就得去個假新娘，不然，這些番兵，他們也不能走。」

時長青說：「家裡頭，派一個丫鬟假扮新娘。」

「不行不行。」鐵牛說：「派一個丫鬟去，到那我們是顧打仗，是順救她呢？這不是累贅嗎？」

「三哥呀，你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我看哪，就在我們哥幾個當中，選一個人假扮新娘。」

長青，雲萍說：「我們都是大小伙子，怎麼能扮女的呢？」

「叫你們這仨小伙兒，扮出女的來，比女的還好看呢，我看哪，就是你吧。」他用於一指楊方，楊方臉紅了。

「咳，你可別瞎扯，我從來沒扮過女的，那多難為情啊。」

「嘿嘿，」唐鐵牛說：「楊方啊，按理說呀。從我師爺爺楊玉川那論，我得管休叫小老叔哇，楊方，我到你們連雲縣，我聽附近老百姓送你個外號哇，叫賽潘安。楊方，古代的潘安哪，咱沒看見過，我看哪，你比潘安還好看。潘安哪，我還聽人說過呢，他長得漂亮，聽說他坐著車出門的時候，姑娘媳婦都願意看他，「劈嚓啪嚓」地直往車上扔蘋果，他空車出去的，等回來拉一車蘋果。兄弟，你就這個小模樣，撈出女的來，不好看嗎，啊？」

「那我扮女的，我還沒乾過這個事呢。」

「我告訴你楊方，為殺『神力牛』，為給宋萬年報仇，為救這白小姐，你就得委屈一點，扮成個女的。」

「我扮女的……好吧，那我就扮一把試試。」

「對，你扮成女的，扮成新娘，到了鐵佛寺，跟『神力牛』，去拜堂，拜完了花堂就入洞房，入了洞房就上床，上丁床『神力牛』就得屁屁潮涼！」

「行。那我得怎麼打扮打扮呢？」

「這個事呀，得找老白頭了。白員外呀，我們哥兒個可豁出一切去了，你把你姑娘和老太太叫到這來，穿房過屋妻子不避，咱們沒有那個交情。今天哪，也就沒有辦法啦，啊，叫你姑娘到這給我們打扮打扮，我們假裝你女兒，到鐵佛寺跟哈雷去成親。」

老頭說：「哎呀！這能行嗎……不能有危險嗎……」我得怎麼謝謝你們幾位呀。」

「別囉嗦了，快點，快點！」

這老頭跑到樓上，把姑娘和老太太全找來，讓他們別哭了，把這事都說明白了，姑娘啊，又高興，又害怕。姑娘把眼淚擦乾跟著娘，來到了客廳，把衣服和胭脂粉都拿來了，給楊方可就扮成女的了。老年間哪，這個男人不剃頭哇，縮成髮髻，把頭髮纂一打開梳成了辮子，你別說，楊方啊，這個小模樣一扮上，真比那女的還好看呢，插了滿頭的花朵，身上穿著紅紅綠綠，就給扮成新娘了。

時長青，花雲萍、唐鐵牛一看哪真不錯，楊方這一去准看不露，雲萍、長青當時跟鐵牛說：

「三哥，他自己去，我們能放心嗎？」

「你們倆別著急，我早就想好了，你們兩個也扮女的，扮成丫鬟，陪他出嫁。」

「那行，就這麼辦吧。」

「三哥，那你呢？你往外頭等候接應？」

「不行，我在外頭我能放心嗎，三哥得跟你們一快兒去，不過三哥我長得人才出眾，與眾不同啊，我是百里不挑一，千里不挑二呀。三哥我有一個最大的特點，誰見了我一面呀，一輩子都忘不了我，這幫番兵都見過我的面，到那，還沒等殺『神力牛』呢，被他們看出咱們的破綻來，那不就全砸了嗎？三哥我呀，不能明著露面。白員外，你呀，陪送你姑娘一對箱子，你找個大點的箱子，把我裝到裡頭，把鑰匙交給楊方，把鎖頭鎖上，到洞房裡頭，楊方把鎖頭開開，我打箱子裡出來爬到床底下，有我們幾個還對付不了『神力牛』嗎？」

老頭說：「箱子有的是，幾個都行啊。」

「不用太多，兩個就行了。那個箱子裝點農物，就是作比成樣，主要裝我唐鐵牛哇。」

有人把大箱子搬來了。

唐鐵牛說：「老頭，你把箱子給我露點縫，要不整個眼。不然的話，不把我憋死嗎？」

老頭說：「行，我去想辦法。」

一切都準備好了，時長青、花雲萍兩個人哪，都是丫鬟的打扮。這陣太陽落了，天剛黑呀，外頭，「當——當——當——」炮響了，迎親的來了，「咚咚咚……」外邊直砸大門哪。「開門，開門，快開門！我們接親來了！」家將趕忙稟報白員外，老太太和姑娘全在客廳裡頭呢，一聽外頭砸門，姑娘臉嚇得都變色了。

「娘啊。搶我來了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姑娘別害怕，這不是有我們在這嗎？白老員外，我看哪，我們跟他到鐵佛寺去，你們哪，這一家子先躲避幾天，為什麼呢？醜話說頭前，萬一，我們到那要失敗嘍，怕他們找你們的麻煩，投親訪友，躲避幾天，等我們成功之後你們再回來。」

白員外特別受感動啊，叫老伴和姑娘素貞，給他們幾個快磕頭。

唐鐵牛說：「快起來，起來，你們一會兒收拾東西吧。白員外呀，你假裝啊，送你女兒上轎，把我裝到箱子裡，快準備，快準備！」

唐鐵牛進到箱子裡頭去了，把鎖頭鎖上，鑰匙呢，給楊方帶著。唐鐵牛在箱子裡頭，還告訴雲萍和長青：「你們兩個提醒番兵啊，這個箱子，別給我放到外頭，一定要抬到洞房裡頭去，聽見沒有？」

「記住啦。」

一切都準備好了，白員外吩咐家將把門開開，雙手一抱腕，對番兵說：「是哪位為首來接親的？」

一看有一匹黑馬，馬上坐著一員大將，鑲鐵盔甲，背背大刀。「啊，你就是白員外嗎？」

「啊，我正是白好善。您是——」

「我是皇太子哈雷派來的水軍二都督，叫葛耀亮，前來接親。」

「那好，我女兒都收拾好啦，這就上轎，到那呢，我女兒年紀小，你們多關照。」

「那你們就放心吧，你女兒跟我們太子，沒有虧吃呀。」

「那是自然啦，女兒呀，快來上轎吧。」

時長青、花雲萍攙著楊方，就上了轎了。這些番兵啊，根本就看不露，這三個小伙扮出女的來呀，真比女的還漂亮呢。番兵一看，新娘的腦袋蒙蓋頭，沒看見她的臉，就看這倆丫鬟，那姑娘也丑不了。番兵他們都在議論。

老頭說：「我還有箱子，你們帶來車了嗎？」

「我們來了一輛大車。」

「好，把箱子抬車上去，我陪送我姑娘一點東西。」

雖然說老頭心跳哇，表面上啊。還裝得挺象。這番兵抬箱子，那個箱子抬到車上，第二個箱子是唐鐵牛，他們一抬這箱子，半天沒抬起來。

「哎呀，真沉哪。」番兵他們小聲嘀咕：「可能是啊，這老頭就這麼一個閩女，沒少帶金銀財寶，到了鐵佛寺呀，這姑娘一定得開賞啊，得賞錢。」

庸鐵牛在箱子裡聽見了，心說：「對，是開賞，一人哪賞你們一鐵棒槌。」唐鐵牛想：走吧，把我抬上去吧。

他們把唐鐵牛這個箱子呢，也抬到車上去了，水軍二都督葛耀亮，把大刀往背上一背。

「白老員外，我們要告辭啦。」

「好，叫我女兒三天回門啊，今後按親眷走動，慢走保重啊。」

「嗚啦哇...」吹著喇叭，鞭炮齊鳴，他們走了。

來到了鐵佛寺，裡頭很熱鬧，殺雞鳴，宰牛羊，鞭炮齊鳴，懸燈掛彩，小喇叭直吹，他們也接中國風俗哇。紅氈鋪地。天地堂前也準備好了，燒著香。皇太子哈雷站到紅氈上就等著拜堂呢。這樣的堂，他拜了好幾回啦！

時長青，花雲萍就攬著楊方下了轎了。長青，雲萍一看：這小子長得真兇啊，這個個呀，我們今天晚上對付他呀，也怕費點勁。拜堂吧，拜完了天地，長青、雲萍攬著楊方進了洞房，告訴番兵，把箱子抬到洞房裡頭去，別把唐鐵牛給拉到外頭哇。哥幾個就全到洞房了。

楊方在裡頭把自己紅蓋頭揭下去，楊方一想：多咱蒙過這玩藝，太悶的慌了。哎！「神力牛」這小於怎麼還不來呀？這時候屋裡挺熱鬧，出來進去的，丫鬟婆子，給擺設合套酒菜。

楊方想：我得把唐鐵牛從箱子裡放出來呀，可是這屋裡總不斷人.....過一陣兒，屋埋沒人了。長青、雲萍跟楊方一看，把門先關上了，楊方由身上就把這個鑰匙拿出來了，把鎖頭開開，好把唐鐵牛放出來，好藏到床底下。唐矧子心想：等「神力牛」一進來，我們把他穩當住了，一下手，小子，你「神力牛」哇，這回就要割你的牛頭，抽你的牛筋，吃你的牛肉。

楊方啊，身上帶著兩把匕首呢，腰裡還圍著鏈子鞭，他拿著鑰匙剛開鎖頭，還沒等把那鎖頭了弔拿下來呢，「太子到！」番兵嚷了一聲，咔嚓把門開開，兩名番兵挑著燈籠，攬著皇太子哈雷來了。

楊方一看見哈雷呀，也嚇了一跳。哎呀，這小子這張臉哪，象煮熟了的螃蟹那個色呀，兩耳朵扇扇著，鼻子翹鼓鼓著，眼睛努努著，牙在外邊齜齜若，這個大個，真是三分象人，七分象鬼呀。楊方一想：小子，別看你長多凶，一會兒，你就老實了。楊方趕緊來到跟前，萬福下拜：

「皇太子哈雷。我迎接來遲，眼前請罪。」

「啊.....好哇，我美貌的妃子，你在屋裡頭，怎麼知道我來呀，我不怪罪你，裡邊請吧。」

皇太子哈雷跟楊方來到裡頭，楊方趕忙讓他坐下，長青、雲萍呢，來到他跟前，彎腰下拜：「給太子見禮。」

「少禮少禮，你們兩個幾出去吧，有事再叫你們。」

「是。」

長青、雲萍一想，這小子要上床成親了，趕忙退出去，把門關上。「神力牛」把門插上了，回來說：「妃子，你我上床安歇了吧。」

「太子千歲，咱們還沒喝灑呢，聽說頭一頓飯叫交杯盞，您得喝兩杯。」楊方一想：我得多灌他兩杯。

「神力牛」把酒杯端起來：「妃子呀，我已經喝得不少啦，再喝就要過量啦，不過，這個酒我也得喝呀。」

「滋兒，」這一杯乾啦，楊方又給他滿上一杯。

「不能再多用了。」

「太子，不管怎麼說，你得喝三杯呀。」

「好，妃子敬酒，我得飲你三杯。」「神力牛」喝下三杯酒去，看他那個模樣有點變態：「嘿，妃子呀，上床安歇吧。」

楊方一看哪，差不多了，再看牆角那，放著一對牛頭鏡。楊方心想：我叫他把那玩藝拿出去。

「哎呀，太子，那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哦，哪呀，噢，呵呵呵呵，哎呀，那是我的一對兵器，牛頭鏡，看把你嚇的這個樣了。」

「太子，我膽兒小，這玩藝我看著害怕。」

「咳，那有何難，我把它扔出去，不就完了嗎。」開開門，「神力牛」把這對牛頭鏡就扔到門外頭去了，然後把門又插上：「妃子呀。我不能再飲酒了，攬我上床安歇吧。」